

張恨水
全集

金粉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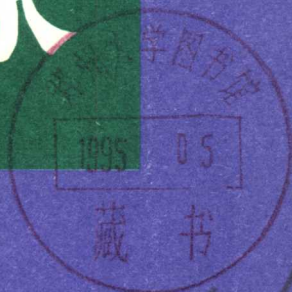
01010435513N

郑州大学图书馆

金 張
集 恨水

长篇小说 ● 第八卷 ● 下

金粉世家



Qaz63/07

(晋)新登字2号

金粉世家

上中下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¹/₃₂ 印张: 47.75 字数: 103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59-0

I·737 定价: 平装31.50元(套)

精装38.50元(套)

目 录

作者原序 1

楔	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1
第 一 回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谖策杖戏娇娥..... 13
第 二 回		月夜访情倚重来永巷	绮宴招朋友双款幽斋..... 25
第 三 回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通幽美老屋重价相求..... 37
第 四 回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48
第 五 回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60
第 六 回		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73
第 七 回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84
第 八 回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97
第 九 回		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108
第 十 回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诗	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122
第 十 一 回		独具慧心诗屡疑醉悟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136
第 十 二 回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148
第 十 三 回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162
第 十 四 回		隔户听闻嘲漏传消息	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174
第 十 五 回		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190
第 十 六 回		种玉向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206
第 十 七 回		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爱离根苗..... 222
第 十 八 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237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镫中	247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259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272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284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295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309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323
第二十六回	屢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334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346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赚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360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372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儷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385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399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412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愤看成画饼醋海微波	427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441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拂眉宇更入山中	453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467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480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494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507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520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534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豕妇	莺嗔燕咤娇妻屈家翁	548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564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577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592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班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608
第四十七回	屢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624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638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651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目驰骋……	664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677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691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705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719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733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746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761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拚命	严父噬豚犬忿欲分居……	774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788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郎……	800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814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827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	843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淡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857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谄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871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885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忤悦玉树双辉……	899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913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926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940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954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967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981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995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1010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1023

-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瞬终不视老幼同哀……1039
-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1052
-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1067
-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1080
-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1094
-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1110
-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1124
-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1138
-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米脂笑方家……1150
-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1164
-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1177
-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1189
-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1202
-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預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1216
-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1229
-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病母怀戚戚 传笑盼一顾郎趾匆匆……1242
-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娓娓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1254
-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1267
-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1281
-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1294
-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1306
-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1319
-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1330
-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1343
-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1354
-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1366
-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澜……1377
-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1390
-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1401

目 录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恶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1413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1423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1434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1446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雄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1461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1477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1493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1510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暎终不视老幼同哀

这个时候，听差李升，在一边看到，正和他以前伺候的李总长犯了一样的毛病，乃是中风。说了一声不好，抢上前来一把搀住，问道：“总理，你心里觉得怎样？难受吗？”金铨转眼睛望着他，嘴里哼了一声，好像是答应他说难受。大家连忙将金铨扶到一张沙发上，嚷道：“快去告诉太太，总理有了急病了。”旁的听差，早跑到上房去，隔着院子就嚷道：“太太，不好了！太太，不好了！”金太太一听声音不同，将手边打围棋谱的棋盘一推，向外面问道：“是谁乱嚷？”那一个听差，还不曾答复，第二个听差又跑来了，一直跑到窗子外边，顿了一顿，才道：“太太，请你前面去看罢。总理摔了一下子，已经躺下了。”金太太觉得不好，一面走出来，一面问道：“摔着哪里没有？”听差道：“摔是没有摔着哪里，只是有点中风，不能言语了。”金太太听说，呀了一声，虽然竭力的镇定着，不由得浑身发颤，在走廊上走了两步，自己也摔了一跤。也顾不得叫老妈子了，站了起来，扶着壁子向前跑。到了前面客厅里，许多客围住一团，客分开来，只见金铨躺在沙发上，眼睛呆了，四肢动也不动。金太太略和他点了一点头，便俯着身子，握着金铨的手道：“子衡，你心里明白吗？怎么样？感觉到什么痛苦吗？我来了，你知道吗？”金铨听了她的话，似乎也懂得，将眼睛皮抬起望了望她。那些客人这一场酒席，吃的真是不

受用，现在主人翁这样子，走是不好，不走也是不好，就远远的站着，都皱了眉，正着面孔，默然不语。有一个道：“找大夫的电话，打通了没有？”这一句话，把金太太提醒，连忙对听差道：“你们找了大夫吗？找的是哪个？再打电话罢，把我们家几个熟大夫都找来，越快越好，不管多少钱。”几个听差的答应去了，同时家里的人，都拥了出来。来宾一看，全是女眷，也不用主人来送，各人悄悄的走了。因为这正是吃晚饭刚过去的时候，少奶奶小姐们，都在家里，只有二姨太和翠姨不曾上前。原来二姨太听了这个消息，早来了，只是远远的站着，不敢见客。一看金铨形色不好，也不知道两眶眼泪水，由何而至？无论如何，止它不住，只是向外流。自己怕先哭起来，金太太要不高兴，因此掏出手绢，且不擦眼睛，却握住了嘴，死命的不让它发出声音来。及至大家来了，她挤不上前，就转到一架围屏后去，呜呜咽咽的哭。翠姨吃过晚饭之后，本打算去看电影，拢着头发，擦好胭脂，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正待要走。听说金铨中了风，举家惊慌起来。这样子上前，岂不先要挨金太太一顿骂？因此换了旧衣服，又重新洗了一把脸，将脸上的胭脂粉一律擦掉，这才赶忙的走到前面客厅里来。好在这时金太太魂飞魄散，也没有心去管他们的事，叫听差找了一张帆布床来，将病人放在床上，然后抬进房去。同时，金太太也进房了。

将金铨抬入卧室，就平正放在床上。他们家那个卫生顾问梁大夫也就来了。梁大夫一看总理得了急病，什么也来不及管，一面挂上听脉器，一面就走到床面前，给金铨解衣服的纽扣，将脉听了一遍，试了一试温度。这才有工夫，回头

见身后挨肩叠背的挤了一屋子人，因问道：“大爷呢？”听差的在一旁插嘴说：“都不在家。”梁大夫一看金太太望着床上，默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便半鞠着躬向她问道：“这病不轻，名叫脑充血。救急的办法，先用冰冰上，当然还得打针。是不是可以，还要请太太的示。”梁大夫这样半吞半吐的说着，话既没有说完全，金太太又不明白他的意思所在，便道：“人是到了很危急的时候了，怎能救急，就请梁大夫怎样作主张去办，要问我，我哪里懂得呢？”梁大夫待要说时，德国大夫贝克也来了。梁大夫和他也是朋友，二人一商量之下，便照最危急的病症下手。刘守华急急忙忙的首先来了，他手上拿着帽子乱摇，口里问：“怎么样？怎么样？”他虽不是金家人，究竟是个半子职分的女婿。只走到房门口，道之就将他拦住，把大略情形告诉了他。刘守华连连点头道：“当然当然，这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到了房里，轻轻和两位大夫说了，责任由家庭负，请他只管放手去诊。两位大夫听了这话，就准备动手，可是一个日本田原大夫，又带了两个女看护来了。金铨睡的卧室虽大，无如里面的人也不少，因此梁大夫就和金太太商量，将家里人都让出屋子外来，只留金太太和刘守华在里面。梁大夫和德国大夫日本大夫一比，当然是退避三舍，就让贝克和田原去动手。正在动手术的时候，燕西却由外面首先回家了。走到走廊外，听屋子里鸦雀无声。只是屋子里电光灿烂，在外面可看到人影幢幢。正要向前，那脚步不免走得重一点，润之却由外面屋子里走出来，和他连连摇摇手，并不说话。这样子分明是不让进去，不让高声。燕西便皱了眉，轻轻的问道：“现在怎么样了？”润之道：“正在施行手术，也许打了针

第七十七回

就好了。”燕西走过一步，探头向里面看时，只见父亲屋子里，四个穿白衣服的，都弯了腰将床围住。刘守华背了两只手，站在医生后面探望。母亲却坐在一边躺椅上，望了那些人的背影，一语不发。由人缝里可以看见金铨垂直的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而且是声息全无。燕西一见，才觉得情形依然很是严重，站在门口，呆呆的向里望着。刘守华一回头，见他来了，便掉转身，大大的开着脚步，轻轻的放下来。两步跨到门外，拉了燕西的衣襟，嘴向屋里一努，意思是让他进去。燕西听到父亲突患急病，这是一生最大关键的一件事，怎能够忍耐着不上前去看？因此轻轻的放着脚步，踏一步，等一步，走到里面。在医生后面伸头望时，见女看护手上，拿了一个玻璃筒子，满满的装了一筒子紫血，似乎是手术已经完了，三个大夫正面面相觑，用很低微的声音说着英语。看那神气，似乎也许病要好一点。因为他们说着话，对了床上，极表示很有一种希望的样子。再看床上，金铨上身高高的躺着，垂着外边的一只手，略略曲起来。脸是像蜡人似的，斜靠在枕上，只是眼睛微张，简直一点生动气色没有。燕西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只觉心口连跳上了一阵。一回头，鹏振也站在身后，一个大红领结，斜坠在西服衣领外面，手上拿了大衣和帽子，也呆了。三个医生在床前看了一看，都退到外面屋子来，燕西兄弟也跟着。早有听差过来，将鹏振的衣帽接过去，轻轻的道：“三爷坐的汽车，是雇的吧？还得给人车钱呢。”鹏振在身上掏出一沓钞票，拿了一张十元的，悄悄塞在听差的手上，对他望了一望，又皱了一皱眉。听差知道言语不得，拿着钱走了。燕西已是忍耐不住，首先问梁大夫道：“你看老人家这病怎么样？现在

已经脱了危险的时期吗？”梁大夫先微笑了一笑，随后又正着颜色道：“七爷也不用着急，吉人自有天相。过了一小时，再看罢。”燕西不料他说出这种不着痛痒的话来，倒很是疑惑。凡是大夫对于病人的病，不能说医药可活，推到吉人自有天相上去，那就是充量的表示没有把握。鹏振听了，更是急上加急。一想起他们的这个家庭，全赖老头子，仗着国务总理的一块牌子，一个人在那里撑持着。所以外面看来，觉得非常的有体面。而他们弟兄们，也得衣食不愁，好好的过着很舒服的日子。倘然一旦遭了不讳，竟是倒了下来，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同了。这实是一种切己的事情。任他平日就是一个混蛋，当他的念头如是的一转，除了着急之外，心中自然觉得一阵的悲切。这眼泪就再也忍不住，几乎要扑簌簌的掉下来了。像他已是这般的悲切，这二姨太比他的处境更是不同，正有说不出的一种苦衷，心中当然更要加倍的难过，早坐在外边屋子垂泪。一会儿，方揩着泪道：“老三走来，我和你商量商量。”她口里叫着人过来，自己倒走出屋子去了。鹏振、燕西都跟了来，问什么事？二姨太看看屋子里的医生，然后轻轻的道：“西医既没有办法，我看请个中医来瞧瞧罢，也许中医有办法呢。”鹏振道：“也好，几个有名的中医，都托父亲出名介绍过的。一找他们，他们自会来的。”于是就分付听差打电话，把最有名的中医谭道行大夫请来。一面却请几位西医在内客厅里坐，以免和中医会面。

这个谭大夫，是陆军中将，在府院两方，都有挂名差事，收入最多。为了出诊便利起见，也有一辆汽车。所以不到半个钟头，他也来了。听差们引着，一直就到金铨的卧室

里来。他和鹏振兄弟拱手谦让了一会儿，然后侧身坐在床面前，偏着头，闭着眼，静默着几分钟，分别诊过两手的脉。然后站起来，向鹏振拱拱手向外，意思是到外面说话。鹏振便和他一路到外面屋子来，首先便问一句怎么样？谭大夫摸了两下八字须，很沉重的道：“很严重哩？姑且开一个方子试试罢。”桌上本已放好笔砚八行，他坐下，播着墨，出了一会子神，又慢吞吞的蘸着笔许久，整了一整纸，又在桌上吹了一口灰，才写了一张脉案，大意是断为中风症。并云六脉沉浮不定，邪风深入，加以气血两亏，危险即在目前，已非草木可治。鹏振拿起方子一看，虽不知道药的性质如何，然而上面写的邪风深入，又说是危险即在目前，这竟和西医一样，认为无把握了。因道：“看家父这样，已是完全失了知觉，药熬得了，怎样让他喝下去呢？”谭大夫道：

“那只好使点蛮主意，用筷子将总理的牙齿撬开灌了下去。”鹏振虽觉得法子太笨了，然而反正是没用了，将药倒下去再说。于是将方子交给听差们，让快快的去抓药。谭大夫明知病人是不行了，久待在这里，还落个没趣，和鹏振兄弟告了辞，匆匆的就走了。金太太先听说请中医，存着满腔的希望，以为多少有点办法。及至中医看了许久，结果，还是闹了个危险即在目前。而且药买来了，怎样让病人喝下去，也还是个老大的问题。看看床上躺的人，越发的不动了，连忙嚷道：“快请大夫，快请大夫。”大家一听嚷声，便不免各吃一惊。有些人进房来，有些人便到客厅里请大夫。这三个大夫，已经受了燕西的委托，就在这里专伺候病人。至于医费要多少，请三个大夫只管照价格开了来，这里总是给。三个大夫听了这种话，当然无回去理由之可言，所以

都在客厅里闲谈，只一请，便都来了。那梁大夫和金家最熟，在头里走，以为病人有什么变卦了，赶紧走到床前，诊察了一回，因对金太太道：“现在似乎平稳了一点，还候一会儿再说罢，急着乱用办法来治，是不妥的。”金太太道：“病人这个样子沉重，还能够等一会儿再看吗？”梁大夫皱了一皱眉道：“虽然是不能等待，但是糊里糊涂，不等有点转机，又去扎上一针，也许更坏事。至于药水，现在是不便用了。”说着，三个大夫，又用英语讨论了一阵子。这时，鹤荪回来了。

等了一会儿，大夫还是不曾有办法。金家平常一个办笔札的先生，托人转进话来，说是他认识一个按摩专家，总理的病，既是药不能为力，何不请那位按摩大夫来试试。听差们悄悄的把金太太请到外面来，就问这样可以不可以？金太太道：“总理正是四肢不能动，也许正要按摩。就派一辆汽车把那大夫接来罢。”金贵站在一边道：“我倒有个办法，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按摩，就怕太太不相信。”金太太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你说出来试试看。”金贵道：“我路上有个画辰州符的，法子很灵。他只要对病人画一道符，就能够把病移在树上去，或移到石头上去。”凤举走了过来道：“这个使不得，让人知道，未免太笑话了。”金太太冷笑一声道：“你知道什么使得使不得？不是四下派人找你，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找快乐呢！设若你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们这班寄生虫，还到哪里去找快乐？”凤举不敢作声，默然受了。金贵道：“把他请了来，他只对着总理远远的画下一道符，纵然不好，也决计坏不了事。”金太太道：“你不必问了，干脆就把那人请来罢。”金贵道：

“那个按摩大夫请不请？”金太太道：“自然是请。只要有法子可以治好总理的病，你们只管说。不管花多少钱，你们只管给我作主花。总理病好了，再重重的提拔你们。”金贵见金太太这样信任，很得意的去了。凤举虽然觉得这样乱找医生，不是办法，然而自己误了大事，有罪还不曾受罚，若是从中多事，又不免让母亲驳回。驳回了，不要紧，若把自己兄弟们全不在家，父亲病了，没有人侍候的话也说出来，真会影响得很大，因此只好让母亲摆布，并不作声。就和这三个西医混在一处，详细的问了一问病状。及至按摩医生来了，听差悄悄的给凤举一个信，凤举就把三位西医引出金铨卧室来。

那按摩大夫走到卧室里床面前一看，才知道病已十分沉重。屋子里站着一位总理夫人，三个公子，眼睁睁的看他治病。他想，总理不像平常人，已是不可乱下手，而况这病又重到这种程度，设若正在按摩的时候，人不行了，千斤担子，都让按摩的人担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伸手按了一按金铨的脉，又故意看了一看脸色，便往后退了一步。因听到人家叫鹤荪二爷，大爷不在这里，自然是二爷作主了。因向鹤荪拱拱手道：“二爷，我们在外面说话罢。”说着，就到外面屋子去了。金太太拦住鹤荪轻轻的道：“这样子，他是要先说一说条件哩。无论什么条件，你都答应，只要病好了，哪怕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呢。”鹤荪不料母亲对于这位按摩医生，倒是如此的信任，既是母亲说出这种重话来，也就不能小视，因此便一直到外面来和按摩医生谈话。按摩医生一见，就皱了眉道：“总理的病症太重，这时候还不可以乱下手术，只好请他老人家，先静养一下子罢。”鹤荪道：

“难道按摩这种医治的方法，也有能行不能行的吗？”他道：“医道都是一理，那自然有。”他说着话时，充分的显出那踌躇的样子来。鹤荪看那神情，明知道他是不行，也只好算了，和他点了点头，就让听差将他带了出去。

他一出去，那个画辰州符的大夫就来了。这位大夫情形和西医中医以及按摩医生都不同。他穿了一件旧而又小的蓝布袍子，外罩一件四四方方的大袖马褂。头上戴了一顶板油瓜皮小帽，配上那一张雷公脸，实在形容不出他是何性格。听差引他到金铨卧室外时，他已经觉得这里面的富贵气象真可吓人，转过许多走廊与院落，只觉头晕目眩。这时，见屋里屋外这些人，而又恰是鸦雀无声，不由得肃然起敬。早是两只大袖按了大腿，一步一步，比着尺寸向前走去。到了外边屋子里，鹤荪出来接见，听差告诉他，这是二爷。他一听二爷两个字，便齐了两只袖子，向鹤荪深深的作了三个揖。一揖下去，可以打到鞋尖，一揖提上来，恰是比齐了额顶。只看那情形，可以知道他十二分恭敬。这个样子很用不着去敷衍他的了，就很随便的向他点了一点头。燕西、鹏振在一处看着，也是十分不顺眼，这是天桥芦席棚内说相声带卖药的角色，怎么也找来了？只是金太太有了新主张，只要是能治病，管他什么人，用什么办法来治，她都一律欢迎，那么，也只好让他试试再说。天下事本难预料，也许就是他这种人能治好。本来中西医以及按摩大夫都束手无策，也不能就眼看着不治。这个画辰州符的，倒不像旁人，他的胆子很大，和鹤荪作了一揖以后，便拱拱手问道：“但不知道总理在哪里安寝？”鹤荪向屋里一指道：“就是那里。”这画符的听说，先向屋子里看了一眼，然后又在屋外周围上下看了